



已故英女王城堡 对外出租

英国已故伊丽莎白王太后所属的梅伊堡提供出租业务,支付5万英镑(约合52万人民币),就可以在那里度过一个惬意周末。图为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和梅伊堡。



朝鲜庆祝“毛泽东班”命名55周年

1950年11月2日,北京五中初二(甲)班被命名为“金日成班”。朝鲜也于1959年6月17日成立了“毛泽东班”。图为朝鲜庆祝“毛泽东班”命名55周年。



武汉高三学生 自筹十万办毕业晚会

6月17日,武汉外国语学校500余名高三毕业生自筹资金近十万元举办晚会,身穿西装旗袍的男生们走红地毯,庆祝高中毕业。



印度妇女参加枪械训练 增强自我防御能力

印度2万多妇女参加为期五天的枪械训练。此次训练由古吉拉特邦政府、警方及步枪训练俱乐部联合组织目的是增强女性自我防御能力。

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

在尼山圣源书院,一群学者走进乡村义务讲学。他们不要报酬,自出经费,与村民面对面,传递传统道德的教化力量。一场乡村儒学建设试验正在孔子的出生地展开。如果传统文化是一股清泉,以尼山圣源书院为泉眼,汨汨甘泉正在干涸已久的山乡漾开。

一群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的人

□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耿凯丽



摄影/吕光社

金庄镇辛庄村74岁农民李怀顺,专程赶了20公里路到乡村儒学讲堂听讲,并给赵法生(左)等学者赠诗。

说,既是自发的,也是自觉的。

北东野村和尼山圣源书院紧邻,这里的乡村儒学讲堂开课,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。

6月14日上午8点半,离上课还有一个小时,书院二楼的乡村儒学讲堂陆续来了不少村民。老的小的,男的女的,坐着轮椅的,抱着要孩的,热热闹闹,济济一堂。9点半正式开课时,近百人坐满了整个讲堂。

上课前,陈洪夫开场介绍:“今天来讲课的汤笑老师,是苏州大学退休教师,他将告诉大家如何教育孩子。”下面,先请这位小朋友来跟大家说“起立”。

12岁的庞玉芝大方走上前来,面向孔子像,用普通话说:“请大家轻声起立,向至圣先师孔子行鞠躬礼。”大家随小女孩一起双手相拱,面向孔子像行鞠躬礼。小女孩又道:“请大家轻声坐下。”众人落座听课。

经过一年多手把手的演示,村民集体向孔子像行礼,整个过程显得庄重而自然。

陈洪夫曾任泗水县教育局局长,人称泗水“小夫子”。他负责安排乡村儒学讲堂的时间、场地和讲师们的行程,让学者与村民的对话落地。这次来讲课的汤笑老师,是陈洪夫的老朋友。陈洪夫听说他要到泰安讲课,便邀请他给家乡父老免费讲一堂,汤笑欣然同意。

陈洪夫说,以书院为平台,让学者直通乡村,可谓“蓄谋已久”。扎根乡土,服务乡亲,是尼山圣源书院创办之初就有的想法。重建乡村儒学,学者们从孝道入手。2013年1月16日,第一堂课在尼山圣源书院二楼开讲,公开面向北东野村村民,来听课者完全出于自愿。北东野村有320多户居民,1100多人口,是个大村。村支书庞德海快人快语,最开始,他不相信村民能教好:

“村子里不孝打老人的、骂街的、乱扔垃圾的、偷东西的常有。村民们不少只有小学文化,他们那思想,就像个大石头、大冰块,撬不动,化不开!老师们来讲课是好事,但他们没吃过肉包子,哪知道肉包子香!”

虽然有几分怀疑,开始讲课前,庞德海一早就在大喇叭里喊:

在书院里等待的赵法生、陈洪夫、金英涛等人,心中没有把握,多少人能来听课?未成想,会议室很快坐满了村民。孝顺的村民来了,不是特别孝顺的,抱着孩子也来了——无论如何,他们真心希望,孩子长大了能够孝顺自己。

孔子的教诲发自人心、合乎人性,儒家文化的生命力正蕴藏其中。赵法生讲课不端架子,热情澎湃,他站在村民中间,从古讲到今,从远讲到近,结合身边事,把传统道德的养分重新灌入村民心田。他给来听课的孩子们,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:每天要帮助长辈做一件事,搬搬凳子,叠叠被子,或者倒一杯水。讲到《弟子规》中的“入则孝”时,好几位老人听着听着,不知不觉掉下泪来,有的回家后人还在哭……

开放的乡村讲堂,吸引了大人、小孩儿、老人同堂聆听,每次都能聚集百余人左右。日常生活一点一滴,一举一动的变化,影响着山乡人家。61岁的冯会荣说,专家的课她一堂也没落下。听听怎样教育孩子,怎样孝顺父母,全家人都受益。她说,现在吃饭时,如果她还在外面干活,才两岁的外甥女会说:等等姥姥一

块吃!老太太咯咯直笑。

为了丰富课堂,赵法生自编教材,自掏腰包,印了2000本《弟子规》,随后,圣水峪镇政府又出资加印了一万本。乡村儒学课堂陆续向村民们讲授了《论语》、《弟子规》、《孝经》等文化经典,每月两次授课,农忙时也有间隔,至今已讲了28次课。

6月14日,34岁的庞玉海和女儿一起来听课,他听得非常用心,但女儿有些淘气,在课堂随意走动,他一把拉过女儿,将她强按在座位上。正在授课的汤笑老师看到后,对他说:“教育孩子要有耐心,不要这么粗暴啊。”

汤笑用泗水话讲课,家庭教育要爱而不溺,言正行端、内紧外松、富门寒养……原本文绉绉的词,经他结合事例一说,格外生动。庞玉海有些不好意思,将女儿抱在怀中,爷俩一直听到下课。

村里看得见的变化

乡村儒学建设试验最初在北东野村一个点展开。圣水峪镇的80后乡镇干部颜磊,一直参与着乡村儒学课堂的组织联络。她很快发现,来听课的不仅有邻村的村民,甚至还有专程从泗水县城赶了过来。

今年2月22日,小官庄的村支书汤金带着十几个村民,一起去北东野村的儒学讲堂听课。回去的朱敏听完课后,激动不已。她今年36岁,丈夫在青岛船厂打工,自己在家带着两个孩子。回到小官庄,她马上打电话给圣水峪镇领导干部,问:为什么俺村不能也建个讲堂,把教授也请到俺村里来?女儿他爹出门前,嘱咐她在家里要让两个孩子学好。

4月份,一间新的平房就在她对面的村活动中心盖起来了。

汤金金对在本村建乡村儒学讲堂这件事很积极。为了快点建好讲堂,他自己垫付了建筑材料款。他说:“建一个儒学讲堂,这比修个桥、修个路,更是民心工程。”原本在电视上,大学里才能见到的专家学者,如今就出现在村头的活动中心。这在小官庄村引起了很大震动。

6月13日夜,汤金跑到书院,要请第二天来村讲课的老师吃饭。问他为什么,他说,讲了还不到三个月时间,村里已经有了变化——原来互不搭理的邻居,一起上课之后互相说话了;大人教育孩子,不再张口就骂脏字了;就连村委到户里去调解矛盾,工作都比以前更好开展了。

如果传统文化是一股清泉,以尼山圣源书院为泉眼,汨汨清流正在干涸已久的山乡漾开。从最初的一个点,到三个村子,再到今天六个村子两个学校共八个试点,乡村儒学讲堂的影响在扩大。

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老师张颖欣,受父亲的影响走进乡村儒学讲堂。她不想只是坐在书斋里写写文章,她要走进村庄,实实在在地做点事。

6月14日上午10点,她来到小城村小学。看到张老师的车开过来,人们纷纷站起身,随着车来到校园里。原来讲课的教室有点小,于一百多号人搬着凳子,聚到操场上听讲。

孔为峰是曲阜市实验小学德育主任,因是孔子后人,他对于乡村儒学建设多了一份热

情,每每从曲阜自驾赶来上课,油费都是自掏腰包。在椿树沟村,他正讲到“亲有疾,药先尝,昼夜侍,不离床”,在座的一位妇女忽然痛哭起来。她嫁到这个村后,很久没见到自己的爹妈,想起他们潸然泪下。

因为乡村儒学建设走到一起的学者,不为名利,各施所长。《幸福》杂志资深编辑王连启和赵法生是30多年的朋友,他提到,而今中国农村的自杀率真得惊人,中年妇女上要侍奉老人,下要照顾子女,有的还要下地干活或外出打工,生活压力重大,她们当中喝药自杀的特别多。在乡村儒学讲堂上,王连启和村民面对面谈心理保健的重要,他庆幸找到了这样一条学以致用的通路。

村民们聆听着学者带来的“金玉玉振”,学者们也被眼前景象所感动。一次颜炳罡讲孝道礼,一位80多岁的老人本来坐在第一排,越听越激动,竟起身坐到第一排的前面,过了一会,又直接走向讲台。颜炳罡说,老人家,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讲出来吧。老人答:你讲的,就是我一直做的。今天,能听到这些道理,我很满足,很感激。

颜炳罡曾邀请台湾佛光大学教授谢南宁同往乡村儒学讲堂。这位著名学者看到扶老携幼、妇孺同堂听课的场景,十分激动。“一村既毕,又至一村,前歌后答,弦诵之声洋洋也。”他仿佛看到了明朝儒学讲会的盛况,看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情景的重新浮现。

为往圣者继绝学

上课,义务讲师们回到书院吃午餐。四个素菜一个荤菜,外加一盆玉米粥,简单的午餐期间,各位志愿者交流着在乡村授课的体会。除了专家学者,还有泗水县老年大学的表演队、山东大学的在校研究生、县和乡镇的公务员,他们牺牲周末的休息时间,付出劳动不额外取分文。

餐后,记者遇见了在书院闲庭信步的王殿卿。他是当今中华美德教育专家,也是尼山圣源书院最早的发起人之一。

“我有一个心愿,能把根扎到农村的学者太稀缺了,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应走的路。”

有一个场面让这些志愿者们难忘——在最早开始乡村儒学试验的北东野村,学习《弟子规》半年后,为了检验学习成绩,组织过一场村民背诵比赛。比赛分为老年组、中年组和少年组,参加者从4岁的孩童到85岁的老人皆有。结果三个组背诵之后,一对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夫妇,主动要求上台合背《弟子规》。原来他们两个多次前来听讲,早已将《弟子规》全文背过了。这对恩爱小夫妻流畅的背诵,引起了乡亲们的阵阵掌声,也点燃了大家的热情,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上台背诵,使得整个比赛结束时间一再推迟。

在颁发学习积极分子奖时,发生了一个意外插曲。主持人念了五个积极分子的名字,结果走上台六个人领奖,原来村里两个大娘的名字重复。活动结束后,村民们不干了,纷纷质问:她怎么也成了模范?并要求将奖品收回。

原来,这两位重名的大娘,一位确实是孝道模范,另一位则碰巧是不孝的代表。后者不但不赡养老婆,甚至连自己的公爹去世都不出来送殡,在村里“知名度”很高。学者们经过商量,最终没有将错误的奖品收回,希望这个错误的奖品能够歪打正着,敲开一个曾经不孝的心灵。

经过一年半的试验,北东野村的村民风明显改善。

村支书庞德海看到,以前有打架骂街的,现在没有了,不孝敬老人的人变少了,因为不孝会被别人笑话。“秋里忙”(挖别人家地瓜、花生)现象,在村里看不到了。

“村民们的思想就像一个大石头,但是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撬它,我们书院的乡村儒学建设也在撬它。现在,大石头开始被慢慢撬动了!”庞德海说,教育人是一个慢工细活儿,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专家们讲完课,走了之后,村民们一言一行的发生了变化。他们虽然还说不清什么叫价值观,但有种感觉,传统的味儿回来了,人心变暖了。

儒者在野则美俗

——对话书院学者

□ 吕光社 卞文超 耿凯丽

记者:一座书院的目光为什么对准乡村,要开展乡村儒学建设?

颜炳罡(山东大学教授):记得在尼山圣源书院创立的酝酿阶段,谈起在泗水建立书院的设想,一位教授曾悲观预言:你们在那里建书院,当地百姓会将你们的房子揭得片瓦不剩。

如何才能让百姓接纳这所书院,怎样让老百姓爱护这所书院?只有服务地方,服务百姓,百姓才能认可这所书院。

另外,书院的重要功能就是教化。书院教化有两种,一是对书院生员进行教化,二是对书院所在地的百姓进行教化。荀子有言“儒者在朝则美政,在野则美俗”。美俗就是化民成俗,改良社会风气。

记者:什么触发你们走进乡村,开设一个开放性的儒学讲堂?

赵法生(中国社科院研究员):在我们这些义务讲师里,不少人家就是农村,心里有乡土情结。农村是儒家文化的根,农村不稳,社会谈不上和谐。我们很牵挂农村,书院给我们提供了条件,让我们能在阡陌交错、鸡犬相鸣的乡野讲课。农村是个开放性的社区,讲学也是开放性的,大门敞开,谁都可以来。

现在社会的进步,不单单是靠物质来推动的。就全国范围来看,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态普遍遭到破坏。山东民风比较纯朴,农民的转变会更快。

颜炳罡:书院同仁是群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人。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,道德化身,能为孔子打工,何其幸也。孔子作为平民教育家,他办的学校向全社会开放,故曰“有教无类”。

学者们义无反顾投入乡村儒学建设之中,我将之归结为孔子的召唤,明代泰州学派学人的感染。我认为,儒学不是少数哲学家、历史学家书斋里的文化奢侈品,而是民众生活的向导,儒学只有化为民众的日常生活规范、行为规范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。

记者:在乡村义务讲学,不取报酬,不问名利,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浪漫主义、理想主义的行动。

陈洪夫(泗水县教育局原局长):其实,这是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行动。你看今天的农村,既远离现代文明,自己好的传统文化也丢失了,上不着天下不接地,就吊在半空。农村的纲常伦理被破坏得很严重,以前农村里哪里有打骂父母的,反现在,这种现象并不少见。

我们这些老骨头,就想实实在在地做成这件事,改变农村“礼崩乐坏”的文化现状。

赵法生:更为严峻的情势是,儒学传统的根基断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,如果我们这代人不去做重建乡村儒学的工作,下一代人更不会去做。儒学也许就真的成了绝学。

记者:乡村儒学讲堂的师资队伍是如何构成的?

颜炳罡:乡村儒学建设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问题。培养能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讲儒学师资是对乡村儒学的最大考验。下一步,我们将努力使师资在地化即本土化,在听课的积极分子中发现讲师,培养他们,让他们去讲,这样乡村儒学才能持续下去。

记者:书院让学者直接面对农民,打破了原有教育模式。但靠义务、慈善来维系,怎样让这种教育保持持久的生命力?

陈洪夫:书院没有编制,是一个松散的学习组织。至于如何保持生命力,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发展我们的教员。泗水县老年大学很多有才华的人我们招募过来进行培训,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发展书院的队伍,吸引有志人才和农村人才。将乡村儒学做成一个常态化的工程,不是一两年的事,要有长远的规划。

赵法生:体制外办学并没有受到阻碍,反而给予了很大支持。比如省财政和市财政都有支持,当地的政府也作了很多工作。

记者:怎样把乡村儒学试验发展成一项可以长期运转的公益事业,形成一种可以在全国推广的模式?

颜炳罡:这正是我们书院在考虑的问题。乡村儒学建设从无到有,从不为人知到渐有声誉,一路走来,都是摸着石头过河,没有现成的经验供我们参考。今后一段时间,我们想摸索出一套经验,形成模式,以供有志于中华文化弘扬的人士参考。形成模式,这几个环节,不可或缺:1、一支有献身文化理想的志愿宣讲队伍;2、编写一套相对完整乡村儒学教材;3、一个行政村有一个讲学点,或称“孔学堂”;4、有一个乡村儒学建设基金。当然,以上愿望的实现离不开各级领导以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。我们真诚希望,一切关心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人士关心乡村儒学建设,支持乡村儒学建设。